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ES15/400140

总登记号

BK157451



丁善德音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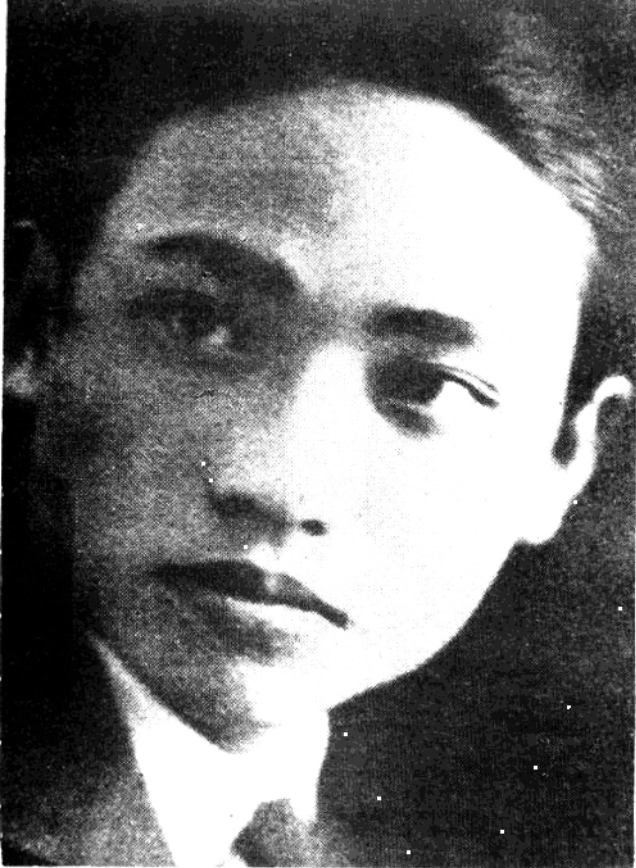
丁善德音乐年谱长编

戴鹏海 著
中央音乐学院
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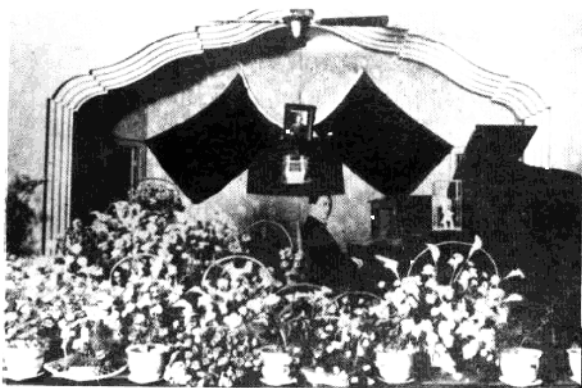
1. 1979 年在上海



2. 1929 年在上海



3. 1931年5月16日国立
音专举行第二届学生音乐会
(前排右起第三人为丁善德)



4. 1935年5月11日在上海新亚酒店举行
毕业音乐会后摄



5. 1934年4月8日与
庞景瑛女士订婚时摄



6. 1938年9月与夫人庞景瑛及女儿丁束诺、丁芷诺合影



7. 1937年5月27日在上海青年会礼堂举行上海音乐馆学生音乐会时摄

鋼琴演奏會

丁善德 (Ding Shan-te) 鋼琴演奏會



Piano Recital
by
TING SHAN-TE

8.30 P.M. 27th March At Wesley Church, Tianjin.
8.30 P.M. 28th March At P. U. M. C. Ave. Park, Peking.

8. 1937年3月丁善德在北京、天津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的节目单

節目單

Programme

1. Sonate (Sonata) 奏鳴曲 (Sonata) - Beethoven
Opus 10 No. 3
Piano (Piano)
2. Suite (Suite) 組曲 (Suite) - Chopin
Opus 9 No. 2
Piano (Piano)
3. Deux Petites Pièces (Two Little Pieces) - Debussy
Opus 15 No. 1 & 2
Piano (Piano)
4. Danse (Dance) 舞蹈 (Dance) - Liszt
Opus 4 No. 1
Piano (Piano)



10. 1949年2月在巴黎寓所摄

9. 1951年12月在安徽睢溪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时与陈义新(右)合影





11. 1953 年与苏联作曲家穆拉杰里也夫合影

12. 1955 年与作曲系学生合影

13. 1960 年担任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评委时摄于华沙

14. 1960 年 10 访问延安在中央大礼堂前摄



15. 1979 年在泸定桥上



17. 1985 年 9 月在成都四川音乐学院讲学



16. 1960 年在华沙肖邦国际学术会议
上与柏林音乐院院长合影



18. 1981 年与台湾作曲家许常惠在香港



19. 1983年6月在“丁善德声乐、钢琴作品专场音乐会”后与原作曲系学生合影

040.152
目 录

序	苏 夏(1)
前言	戴鹏海(3)
童年爱乐(1911—1928)	(6)
音专习艺(1928—1935)	(13)
天津执教(1935—1937)	(36)
孤岛办学(1937—1945)	(42)
留法深造(1946—1949)	(54)
重返母校(1949—1966)	(68)
难熬岁月(1966—1976)	(102)
老树逢春(1976—)	(110)
跋	陈聆群(165)
[附录一] 丁善德编号作品详目	(167)
[附录二] 丁善德作品、专著一览	(169)
[附录三] 丁善德作品、音带索引	(171)
[附录四] 丁善德文章篇目选录	(174)

CS.1.5/
7-CDD/42
BK 157451

序

苏 夏

音乐作品，是作曲家的宣言。要了解作曲家，首先要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结晶，通过聆听和分析音乐来接触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就音乐而谈音乐，固然可贵，但作曲家生活在一个复杂、动荡的年代中，在音乐作品里只浓缩了他部分的感受和体验，还不足以全面地呈现出作曲家的真实面貌；何况有一些作曲家的艺术与言行并非一致的。因此，有必要采用多种形式、方法来对作曲家进行研究、考察。

当前中国作曲界的花园中，已是奇花怒放。我称它为花，自然有可供欣赏之妙。有人说：我写音乐从不想表达“内容”，更没“含意”之类，我只想探索出一种新的音响；你们把音乐创作说得太严肃、认真，而我只想“玩音乐”。我无意评论这些见解，我只是说，丁老不属于这种类型的作曲家，他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丁老不是个在艺术创作上的守旧者。他不断寻找新路，并认为“创新不是单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根据内容的需要去探索创造新颖的表现手法”；在艺术的继承和革新方面，他认为应“尽可能遵循传统的作曲理论规律和音乐的逻辑性与美学原则，同时力求不受传统作曲理论规律的束缚，根据内容的需要努力探索新颖的表现手法，使作品具有民族的气质和时代的意识”。在音乐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传统与革新的关系上，丁老通过创作实践为我们闯出了新路。他的多数器乐曲都是标题音乐——十分贴题的标题音乐。即使是无标题的，其音乐寓意也易于体会。他的音乐具有易解性和可听性的特点。虽然路有各种走法，但我是欣赏丁老的

音乐美学见解的。

在丁老的关心下,已出版过三本介绍他的音乐生涯、创作和技法方面的书籍:《东方的旋律》、《丁善德的音乐创作——回忆与分析》和《作曲技法探索》等。前者是本小传,后二者是音乐创作回忆录和新技法介绍,但还缺少一本从整体上,从丁老的家境、出生、受教育过程,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政治、艺术思潮对丁老的影响及音乐创作的背景等等详细的年谱。我曾读过一些中国作曲家的年谱,固然写法可长可短,简繁不一,但就我的趣味而言,我还是最喜爱戴鹏海撰写的《丁善德音乐年谱长编》。它在史料上翔实,在史实上真实。例如在“难熬岁月”(1966—1976)的章节中,它详尽地记录了当时上海音乐界和音乐院内发生的野蛮、愚昧和法西斯式的使人惨不忍睹的事实,大批学有专长的教授专家被迫害致死。往事是绝不应忘记的。仔细地读一下《长编》的有关记载吧!会听到你过去的朋友、师长临终前的哭泣声。它会使你听到警钟在长鸣。

《长编》具体地介绍了作曲家的艺术创作成长过程、作品风格的转换情况,记录下作曲家本人及其师长对音乐创作方面的真知灼见。

丁老说:“‘五四’运动以后,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开始了我国现代音乐文化事业的开拓时期。在这一时期出身、成长的我们这一代的音乐工作者,大都从小没有良好的音乐环境,几乎每人都有自己为民族和个人的音乐事业苦苦抗争、探索和奋斗的历程。我的道路,正是我们这代人奋斗道路的一个缩影。”新一代的青年是幸福的,他们从小便有“良好的音乐环境”,他们用不着“苦苦抗争”。但是轻易得到的,人们常不懂得珍惜。我并不要在这里搞“忆苦思甜”,但仔细读一下《长编》,对青年作曲学生来说肯定会得到启迪。对于我们这一辈的人,重温历史旧事,也会使人更头脑清醒,明辨真善美与假恶丑。

1992年6月28日

前言

戴鹏海

丁善德教授是我国乐坛宿将,当代老一辈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理论家、教育家和音乐活动家,曾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现在是该院作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协名誉主席、上海对外友协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委员。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以钢琴家的身份活跃于京、津、沪舞台,是我国举办个人专场钢琴独奏音乐会的第一人。20世纪40年代初期又转而专攻作曲,创作涉及交响音乐、协奏曲、大合唱、室内乐、器乐独奏、艺术歌曲、民歌编曲、电影音乐等多种体裁领域,就其功底的扎实、修养的全面以及涉及体裁领域之广而言,在我国当代老一辈作曲家中是屈指可数的。今天,丁老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仍勤于笔耕。乐此不倦。所作《“长征”交响曲》,自香港唱片公司制成立体声唱片投放市场以来,经西德有关部门统计,被列为1986年西方唱片市场最畅销的15张唱片之一。作为理论家,他的《作曲技法探索》,是我国第一部根据作者本人在长期的教学与创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写成的作曲理论专著;书中谱例,全部引自他本人的作品,更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一大特色。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他悉心培养了朱工一、周广仁、陆洪恩、罗忠镕、陈铭志、胡登跳、施咏康、施金波、饶余燕、陈钢、王西麟、王酩、赵晓生等一批全国知名的优秀音乐家,堪称桃李满门。此外,他还是历届“上海之春”以及一些全国性音乐比赛的领导成员,多次代表我国担任国际音乐比赛评委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出访过日本、朝鲜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正是他在这些方面为发展我国现代音乐文化所作出的贡

献,确立了他在我国现当代音乐史上的地位。毫无疑问,他是至今还健在的、为数不多的我国老一辈有影响的音乐家中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之一。

1991年,欣逢丁老80华诞,又是他从事音乐活动60周年。中国音协、上海音协、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学会以及丁老的家乡——昆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为期4天的、包括他的作品音乐会和学术研讨会在内的系列庆祝活动,我有幸担任了这次活动的筹备委员会成员。在筹备伊始时,我的老师陈铭志教授提出要我为丁老写年谱,作为学术研讨会的一个内容。我欣然接受了,并且赶写了这本《丁善德音乐年谱长编》。其目的,一来是借以表示我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对于自己的老院长的由衷敬意;二来是想通过这种“年谱长编”的形式,向读者全面展示谱主大半个世纪以来从事音乐活动的轨迹,使读者在全面了解谱主其人的生活、思想、创作、著述的同时,从中获得对自己有益的启迪。

我始终笃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并且认为研究学问概莫能外。语云:“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材料之于治学,一如粮草之于兵马,同样起着“先行官”的作用。即以研究音乐家而言,离开了对这位音乐家各个方面的周密调查,不详细地占有一切必要的材料;或者所掌握的材料全凭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没有经过认真的勘误、辨伪、筛选和分析,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就象沙地造屋,基础不坚实,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尝见时下某些以我国音乐家为传主的传记,或谈传主经历,则语焉不详,甚至妄测;或评传主作为,则语不中的,甚至曲解;宏论比比皆是,却往往经不起推敲。究其原因,与“闭塞眼睛捉麻雀”,没有在材料上下死功夫不无关系。我这本书之所以不是写成一般的年谱、年表之类,而是写成“细部描写”更多、包容量更大的“年谱长编”,正是有鉴于此。其目的,无非是试图为有志以谱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音乐学者(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提供一份尽可能丰富的、有根有据的史料,以资参照;并期望对他们的研究工作,多提供一点线索、一点方便。

说到写“年谱长编”，在我国文化界并不新鲜，已经出版过不少以名人为谱主的这类著作——我手头就有堪称巨著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此书由丁文江、赵丰田编纂，于1929年谱主去世后就开始动笔，丁去世后由赵接手，历时50年，至1979年完成，全书共80余万字）和《鲁迅年谱》（此书分上下册，由鲍昌、邱文治编纂。全书共70余万字，实际上也是“年谱长编”）；唯独以音乐名家为谱主的这类著作，至今似乎还付之阙如，以至有些人孤陋寡闻不知“年谱长编”为何物。时至今日，居然还有这种情况出现，实在太不应该。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音乐界远远落后于其他文艺界的现实。

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尽管我并没有写过“年谱长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却还是不自量力想试一下。材料的丰富性、史实的准确性以及文字的可读性，是我在写作中所致力追求的。至于写得如何，则有待于读者的评判了。如果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此有更多的同行参加到为音乐名家撰写“年谱长编”的行列中来，把它看成是一项文化积累的重要内容和音乐学科的基本建设，并且当作我们这一代承上启下的音乐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做，我将至感欣慰！

在动手写这本“年谱长编”之前和写作过程中，我陆陆续续对丁老进行了16次采访，听他谈自己的经历，一谈就是半天，前前后后加起来长达五六十个钟头。与此同时，丁老还毫无保留地将他珍藏的7大本剪报材料供我写作时参阅；并且认真审看了全书的初稿，作了重要的校勘订正。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要完成这本“年谱长编”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此外，我的老师陈铭志教授在写作过程中给我诸多关怀与鼓励；著名学者、中央音乐学院苏夏教授抱病为这本书写了序；我的老同学、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陈聆群副教授冒着酷暑为这本书写了跋；这一切都使我深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童年爱乐[1911—1928]

1911

11月12日(农历九月廿二日)在“辛亥革命”的战火蔓延中出生于江苏昆山，呱呱堕地便由母亲带到乡间“避难”。名金林，善德为其学名，曾用过丁冬的笔名。

父亲本来姓平，名元有，浙江绍兴山阴人，为一淳朴农民。因谋生计，到昆山小镇丁姓老板开的染坊帮工。老板见他勤劳正直，收为义子；从此改姓丁。老板过世后，这丹有三开间门面，七、八个伙计的染坊便由他继承产业。母亲陈氏，是目不识丁的劳动妇女，所生2男5女，丁善德(以下略称丁)排行第七；因系幼子，极得双亲宠爱。

1915(4岁)

父亲死于肺病，染坊由母亲经管，家中里里外外，全仗她独自支撑。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哥哥小学毕业后就到染坊工作，当母亲的帮手。

童年最深的印象，是父亲病故时由大人抱着抚棺恸哭的情景，初次体验了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感情痛苦。最大的乐趣，是晚上到离家不过50米之遥的染坊，在煨着糗糠(给染缸保温)、满屋烟雾腾腾的店堂，听收了工的伙计们讲鬼故事，开始萌发了种种幻想。最意外的事情，是父亲死后二姐出阁时家里整修房屋，一根横梁掉下来正打在头上，险遭不测；幸而大难不死，只是头顶至今还洼进去一块。

父亲去世后，三个姐姐也相继夭折。家中请和尚道士来做道场时，那抑扬顿挫的念经声和节奏有致的木鱼声，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

印象。这是他最初表露出来的对于音乐的迷恋。

1917(6岁)

入昆山第十二国民小学，校址就在镇上的孔庙。

儿时的游伴中有一个是染坊隔壁桐油行老板的第五个孩子。桐油行有一套锣鼓家什，十几个伙计。逢年过节，伙计们总要敲锣打鼓，十分热闹。每每锣鼓一响，丁就闻声而至，听得津津有味。不料一次竟被撵出来，他伤心得大哭了一场。回到家里向母亲投诉以后，母亲当即拿出八块银洋，差人买了一套锣鼓回来给他耍弄。他接触乐器就是这样从民间锣鼓开始的。

随着对音乐爱好的日益加深，他渐渐不满足于光是要弄只能敲打节奏的锣鼓。当时，“江南丝竹”是昆山民间非常流行的乐种，不少人会弹弹琵琶，拉拉二胡，吹吹箫笛。一次，偶然看见二姐夫的弟弟弹琵琶，觉得很动听，便请这位亲戚教他如何弹奏。那亲戚水平并不高，只教了他一点调弦、音位等方面的入门知识和最基本的指法，他就央求母亲买了一把琵琶，自己拨弄起来。没有老师教，他就偷学。当时昆山镇上有位著名的评弹演员叫张步禅的，弹得一手好琵琶。每次说书之前，总要先弹一曲“大套琵琶”如《划龙船》、《步步高》等来招徕听众，而且演奏的曲目相当多。为了偷学张步禅的演奏技法，他不仅经常去听，而且还省下平日的零用钱，经常花七个铜板买了筹码，挤到靠近台前的“状元桌”旁去看个究竟，回到家里再“按葫芦画瓢”地去练。据丁自述：“当时，城里有一个听说书的茶馆，是小城唯一的娱乐场所。那儿便成了我一度学习音乐知识的课堂。听书是要钱的，七个铜板一场。到了假期，我便向妈妈讨了钱天天去听书。书场里都是老头儿，手捧茶壶，闭目恭听。我是唯一的小听众，每次总要抢坐第一排，不是听书，而是‘看书’，眼睛直盯着台上说书人弹拨琵琶、三弦的手指”(见《音乐爱好者》1980年第二期《鼓点——起点》一文)。张步禅对他这位小听众的好学精神深为感动，主动向他介绍了自己数九寒天苦练琵琶的诀窍——冬天先把冻僵的手指练热。再浸到冷水里，